

第一部 小劫

你看那城枕着江水滔滔，鷓鴣洲闊，黃鶴樓高；雞犬寂寥，人煙慘淡，市井蕭條，都只把豺狼喂飽！好江城畫破圖拋，鼙耳呼號；鼙鼓聲雄，鐵馬嘶嬌！

——桃花扇十一齣投轅

1

「哦！爲什麼牛郎織女每年僅有一度的相會呢？爲什麼天公對於愛情的賜與那樣吝吝？是嫉妬啊？還是惱恨？人間也有百年的情緣，這無窮的心事怎能在一夕訴遍？只看她——牛郎和織女——默默無言，想是在怨恨天公吧！啊啊，不錯，人間的夫婦只有百年，天上的愛情却跟着時間到無窮遠。雖說，雖說一年只有一度的會期，但人間一年，不只是

天上的一日嗎？那就太便宜牛郎織女了。不，天上大約也得一年，不然，何以她們在歡娛裏面却帶着慌張與幽怨……

在純陽酒樓上，純仁無精打采的呆呆望着窗外，真如也懶懶地用兩隻筷子在敲桌邊，敲成很有節奏的音調。他忽然猛地在桌上一拍，兜堂倏爲什麼還不快把添的菜送來，是否想把我們一餐飯分作兩頓吃？這意外飛來雄壯聲的襲擊，把我的想頭馬上打成了碎片。「忙什麼呢？橫豎是要添上來的。」我被驚的一刹那以後，心靈依然飛回昨晚的新大劇場去了：筱福山飾那痴戀的牛郎，孟娟君飾那多情的織女，真是天生成一對的可人兒。還有「寶蟾送酒」，飾寶蟾的碧伶，真說不出的妖媚風流！真如却說她是女妖精，這還不是一體兩面的批評啊！要是這樣風流俊俏的多情女郎，來點綴我們這無邊寂寞的枯朽堪憐的人生，啊啊……

「呵呀！純仁忽然吶喊一聲，我倆都吃了一驚以爲發生了什麼巨大的變故。真如

並且站起來：「什麼事呀？」純仁才低聲說：「前線的戰事大約是不十分順利了，你看搬家的真如蛛絲一般。」

「今早的消息真惡劣呢，聽說已經敗到土地橋來了。有說武昌已經隱約聽到前陣的炮聲，所以搬家的便越發多起來了。」真如說。

「武昌聽着炮聲了嗎？」我從靠椅上跳起來：「不見得吧？本來楚人多謠——其實，即使馬上敗到武漢來，除了生命以外別無所有的我們，還怕敗兵的搶劫嗎？」

「我看，他們也太可憐了！因為有了幾個錢，只要有點風聲鶴唳，使東慌西忙，搬來搬去，甚至于因此喪却他的生命。」真如繼續說。

「難道『常勝將軍』到了前線去督戰，還不能鎮住人心嗎？」純仁滑稽地說。

「的確，這兩天來人心已經鎮住些了。」真如說：「然而誰能保險『常勝將軍』不會變爲『常敗將軍』呢？所以搬家的仍舊是蛛絲一般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，北軍打敗仗是的確的，而且是很厲害的敗，不然，何以總司令部禁止報館在半個月以內登載戰事新聞呢？我說，你們還是到南京去吧，在我們還沒有死以前，我們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生命在，何必留在這危險地？到南京並可以轉換轉換生活的空氣。」

純仁，真如都默然沒有做聲。

「到南京去也好，只是旅費不容易籌，我的經濟狀況你是明白的，從前在中學讀書便不容易，到大學念書更是東湊西挪。于今大學畢業，難道還好向家裏要錢嗎？我的爹爹來信說，以他的經濟能力，居然能夠使我大學畢業，他的責任可說是至矣盡矣，他的精力竭了，他再不能替我服務了，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生活問題總可以自己解決了。咳！我的爹爹那裏知道區區一個大學生在社會上算得什麼？」真如說來有些傷感。

「你們不是很拮据的嗎，現在？」我很注意的問他倆。